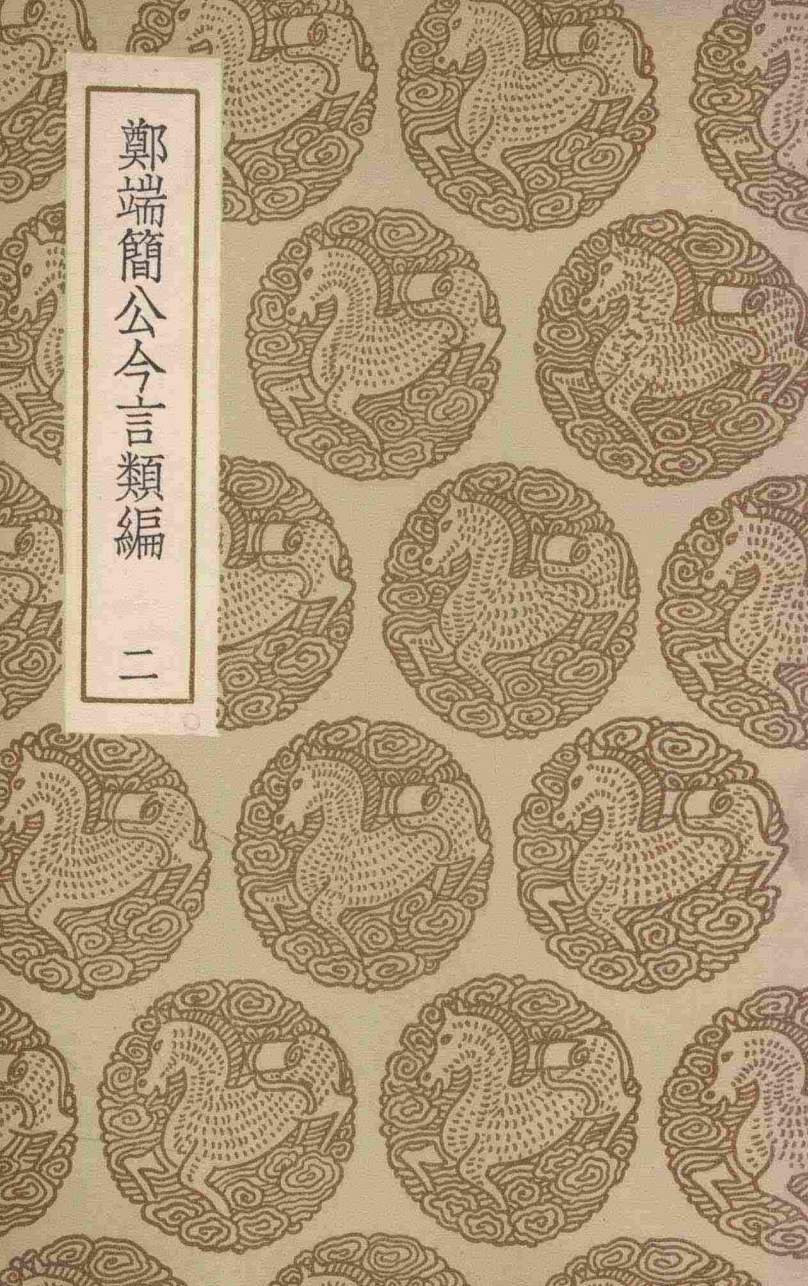


鄭端簡公今言類編

二





鄭端簡公今言類編

(二)

鄭 曉 撰

鄭端簡公今言類編

鹽邑志林三十三帙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

姚士麟

劉祖鐘 訂閱

孫男鄭忠材重較

建官門

職任
閣臣

婦寺
恩典

功封
沿革

太宰
符信

職任

洪武元年

戊申

始設六部以滕毅爲吏部尚書正三

品屬中書省十三年罷省以山西叅政俛斯爲吏

部尚書改正二品自俛至張統皆在南京蹇忠定

公

義

以後皆在北京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九卿相頡頏不得相壓實自 我朝始始于洪武十三年

六部主事列銜御史上永樂中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時尚然其後郎中皆列科道官後不知起自何時都左右給事中列御史上自景泰三年始

洪武辛亥

四年

禮官崔亮定外官慶賀禮以武臣爲

班首壬戌廣東布政司請慶賀班秩 孝陵曰禮行於藩司班首以品秩叙今都司無實授者惟實授都指揮使正二品乃得爲班首

永樂至正統間諸老臣在政地旣久且專忠定

義

秉銓忠靖

夏原吉

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忠宣

黃福

尚書

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

胡濙爲

禮部尚書三十二年文襄

周忱

巡撫江南二十二年

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文經武緯各盡

其長章程故在後鮮能及

洪武十一年令考績殿最分三等稱職無過爲上

賜坐宴有過稱職中宴而不坐有過不職下不預

宴叙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十七年令方面官無

侵郡縣之職

吳元年選郡縣官三百三十四人賞綺布道里費

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著爲令曰以養汝廉奉公無
漁民也洪武元年詔中書省自今除府州縣官賜
銀十兩布六疋徵天下賢才爲守令厚賜而遣

洪武三年 上幸後苑見巢鵲卵翼嘆曰誰無母
子今羣臣親老得歸養是年賜朝臣袍帶賜廉吏
嵩縣劉典史布帛擇文儒性行清潔者克學官賜
文武官朝服公服又賜冬衣

洪武癸亥

十六年

賜六部尚書馬已巳

二十年

賜有司

方面官馬諭兵部試尚書茹璠曰布按二司官方
面重臣府州縣官民之師帥跨驢出入非所以示

民或假馬部民因被浸潤不能舉職甚乖治體其
官爲市馬司二十匹府半之州縣又半之馬一率
十戶食之歲一更

宣德二年

丁未

行在吏部言自永樂十九年

辛丑

迄今

遣回庶官四千三百十九人居鄉往往不循分守
構詞健訟持官府短長請悉召至京考驗才能可
用者以次叙銓否罷爲民

成化中太監張敏卒姪太常寺丞苗傾貲上獻乞
侍郎 上曰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執政不可
可授南京三品左右急持官制請竟得南京通政

使是時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華職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不復由吏部謂之傳奉官閤老之子若孫甫髫鬣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叅大抵多出於梁方之門弘治間馬端肅公文升言京官額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餘人內實支薪俸者九十一人冗官莫甚於今日請因災汰罷

上從之

景泰三年御史練綱等言舉用方面事例有旨令禮部集議吏部不俟議定卽奏陞福建僉事李顯

爲叅政楊珏爲按察使蓋吏部恐議定莫遂其奸爾夫所舉縱皆得人亦得避嫌況楊珏見爲副使曹祥發其贓私且吏部推選多不公如向舉陝西按察使何自學不能檢身齊家爲家奴所殺山東按察使張清今爲尚書薛希璉所黜副使張哲未任爲都御史韓雍所黜戶部主事楊愈考平常例不當陞乃陞河南知府湖廣副使陳質九年例陞二級止陞叅政一級僉事曾蒙簡未及一考以殺賊功陞一級越陞左叅政三級臣等非不劾奏但給事中御史有以直言觸其同類大臣者吏部尚

書懷情忌往往退其見任之職鉗其欲言之口所以居言路者以言爲諱職風憲者以職自保寧負朝廷之恩不敢犯大臣之怒今吏部復爾專權嚮爵肆行欺罔臣等如不復言 皇上深居九重何由知其弊之若是臣等非不知觸犯權臣禍不能免但朝廷耳目所係甚重豈可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知有身家不知有朝廷請下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淵右侍郎兼少詹事項文耀于法司明正其罪文耀陰險奸邪群臣共知比之文淵情罪尤重難佐天官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

直太子太傅兼吏部左侍郎俞山素行本殊於衆
今亦爲文曜等所愚失於舉覺亦宜寃問乞俯從
臣言命吏部但遇三品以上大臣舉用方面等官
每置二簿鈐印備書舉主與被陞者一封進司禮
監便御覽一送翰林院備顧問俟一考政績卓異
者賞舉主政績無聞及犯贓舉主同罪 上曰御
史職居言路凡事當言今所言俱是但知人之難
從古爲然已陞除者置不問 何文淵 項文曜等亦
姑宥自今選官務洗心滌慮廣詢博訪必從公道
毋得徇私四年以御史錢昕爲真定知府御史給

事中乞留昕御史王直遂請老 上不許昕竟去
真定爲知府

婦寺

洪武五年

壬子

上令定女職禮部具陳周制後宮

設內官以贊內治漢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
唐設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
餘人皆選良家女充 上曰古者所設過多宜防
女寵垂法將來命重加裁定遂立六局一司局曰
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司曰宮正俱正六
品尚宮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關尚儀總司籍司樂

司賓司贊尚服總司寶司衣司仗司飾尚食總司
饌司醞司藥司供尚寢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尚
功總司製司珍司綵司計凡二十四司宮正掌戒
令責罰之事二十二年_巳令六尚局官服勞旣多
或五載六載歸其父母從宜婚嫁年高者許歸以
終天命願留者聽其在宮闈及見受職者家給與
祿視外品

內官之制定於洪武二十八年_{乙亥}凡監十一曰神

宮曰尚寶曰陵神宮曰尚膳曰尚衣曰司設曰內
官曰司禮曰御馬曰印綬曰直殿凡門四曰奉天

門曰午門曰端門曰承天門凡司二曰鐘鼓曰惜
薪凡局六曰兵仗曰內織染曰針工曰巾帽曰司
苑曰酒醋麵凡庫三曰內承運曰司鑰曰內府供
應其正官監有太監門有門正皆正四品司有司
正局庫有大使皆正五品洪武三十年丁增都知
監銀作局 東宮六局曰典璽曰典藥曰典膳曰
典服曰典兵曰典乘各正官局郎正五品王府承
奉司典寶典膳典服三所各有正官正六品又有
內使門正公主府中使司司正司副皆雜職

正德十六年

辛巳

工部言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

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今至七十二萬昔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人小黃門二十人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二千人員外置千人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人衣紫千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戟于門宋初自供奉官至黃門定元一百八十人孝宗定二百人後增至二百五十人洪武二年定置內使監奉御凡六十人今自太監至火者近萬人矣

成化末年宦者尚銘坐東廠陳準繼之甚簡靖令
刺事官校曰反逆妖言則緝餘有司存非汝輩事
也坐廠數月都城內外安之權豎以爲失職百計
媒孽準自知不免一夕縊死準廣東順德人

林見素

俊

劾繼曉

妖僧

下詔獄

茂陵

憲宗

怒甚事且

不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不可曰殺俊將失百
官心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
俊合謀訕我不然安知宮中事舉硯擲恩恩以首
承硯不中又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
奴不能復事爺爺矣叱恩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

詔獄者曰若等譖梁方合謀致俊死若等不得獨
生乃徑歸臥稱中風不能起 上怒解命醫治疾
屢使勞問俊得不死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張敏
請馬坊傳奉者得勿黜持疏謁恩跪庭下恩徐曰
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得旨馬坊傳奉不
必動恩大聲曰星變專爲我輩壞國外臣何能爲
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且擊汝首指其
坐曰吾不能居此矣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
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聞其言不敢吐氣歸
家憤恨死章瑾進寶石求錦衣鎮撫命恩傳旨恩

曰鎮撫掌詔獄武臣極選奈何以貨故與瑾 上

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耳改命覃
昌傳旨恩曰外庭儻肯諫吾言尚可行因諷余肅
敏執奏吾且從中贊之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
外廷無人王端毅爲都御史屢上疏論事言甚切
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
於禍弘治初大開言路言者輒指內臣爲刀鋸之
餘覃昌大怒恩曰吾儕本刑餘之人何怒爲

正德庚午

五年

逆瑾旣縛治黨與長沙

李東陽

欲逮內

閣曹元太監張永曰老先生勿開此端當爲日後

計元得削籍去正德辛巳新都楊廷和因言官論晉

溪

王瓊

票擬下詔獄且將殺晉溪司禮曰萬歲今

纔年十五王天官左班大臣一旦至此恐日後事

不可料大禮議時永嘉張字敬欲逮新都司禮亦不

肯

宣德六年

辛亥

十二月太監表琦有罪凌遲誅其黨

陳海等十人詔天下又諭都御史

顧

佐內臣出外

有犯令所在官司奏聞重治知而不奏罪同軍民

撥置害人罪罪死

宣德四年七月太監馬騏矯旨下內閣書勅付騏

復往交趾開辦金銀珠香時騏自交趾召還未久
內閣覆請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渠曩在交
趾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
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

弘治十一年十月清寧宮災 詔行寬恤求直言
內閣上疏曰竊見頃年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
軍器庫火番經厰火乾清宮西七所火內官監火
而清寧宮之災尤爲大異古先聖王遇災而懼避
殿減膳責已求言修政事明賞罰然後可以轉禍
爲福變災爲祥本朝 列聖具有故事今日急宜

舉行向來姦佞熒惑 聖聰妨蠹 聖政以致賄

賂公行刑賞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賦役繁興

科派百出公私耗竭軍民困憊而大小臣僚被其

脇制畏罪避禍箝口結舌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

嘆之聲仰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天道昭

明元惡李廣殄喪 聖心開悟洞察前非然餘慝未

除宿弊未革雖 聖仁廣大姑示含容而中外人

心憤鬱未釋故上天仁愛復有此異伏願大開離

照獨運乾剛進賢黜姦明示賞罰當行之事斷在

不疑無更因循以貽後患尤望特降綸音戒諭臣

工痛加修省廣求直言指陳時弊並垂採擇次第
施行以收人心以回天意 上悉從之時太監李
廣死乞祠額不許廣黨周輔請令李東陽爲廣寺
碑文又不許言官劾文武大臣交結廣者請追究
簿籍 上因東宮午講過左春坊放班後召內閣
出袖中諸大臣辯疏問處分云何內閣請治其罪
上曰然但六部尚書五人被劾奈何對曰但查簿
籍治其有實蹟者 上曰本無簿籍究之恐濫及
耳對曰請付臣等擬上必不太濫 上曰此籍不
知有否姑宜已之內閣疏中所謂奸佞元惡皆指

廣也

正德元年

丙寅

十月劉瑾入司禮監矯詔殺太監王

岳徐智范亨罷戶部尚書韓文郎中李夢陽勒少
師劉健少傅謝遷致仕以吏書焦芳兼武英殿大
學士吏侍王鏊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
內閣兵書許進代芳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先是 上初卽位瑾等
以 東宮內侍導 上遊戲內閣上疏言 皇上
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遊戲漸廣長夏之
時遂停經筵并輒日講不知 陛下宮中何以消

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
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
可育於宮廷弓矢甲冑戰鬪不祥之象不可施于
禁籞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
達而此數者交雜于前則聖賢義理何由而明古
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
莫救 宗社所繫生民所賴今日之事臣實憂之
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及 太
廟脊獸天壇樹木禁民房柱各有摧折或至燒燬
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願 陛下惕然省悟報聞

復上疏曰兩月以來日高數丈尚未視朝茲天變
民窮之時正宜恐懼修省息荒若此禍亂將至又
報聞會太監王讚崔通去南京蘇杭織造乞長蘆
官鹽萬二千引戶部請予半 上不喜召見內閣
問狀內閣對曰宜如部議 上曰用不足奈何對
曰寧加銀數不可多鹽引 上詰其故對曰鹽引
有夾帶之弊引多則夾帶益多 上曰彼獨不畏
法乎對曰彼旣得旨沿途騷擾朝廷豈得聞知
上色變語益厲曰豈獨此數人壞事譬如十人豈
能皆賢亦未免有四五人壞事者時有潛健遷者

上入其言故云內閣退上疏自劾曰 先帝顧命
惓惓以 陛下爲託臣等誓以死報未敢求退近
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
疊異併在一時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
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
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姦邪得計變
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于上而
不畏竊觀古今載籍未有如此而不亂者政出多
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
獲已若竊祿苟容旣負 先帝又負 陛下伏乞

罷黜不允又上疏曰痛惟 孝宗皇帝大漸之時
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面賜顧命諄諄數百言
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
等實共聞之 陛下嗣位之初臣等尤得少盡其
職近來數月往往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議擬
徑行改易并上詔書不信政令失中數事皆不聽
言官亦會疏論內侍罪狀留中戶部尚書韓公文
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正部郎中李夢陽說公大
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公曰計安出夢陽曰比
言官入章交劾諸閣章下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

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卽是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公密叩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皆唯公退具疏曰臣等待罪股肱值 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媒褻有傷

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皇帝業在 陛下 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壘粉菹醢何補於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朝顧命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永成等罪惡旣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奮乾剛絕私愛上告 兩宮

下諭百僚將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泄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

食諸閣大懼太監王岳者亦與永成等共事素剛厲頗惡其黨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閣窘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詣閣議一日

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岳 王顧獨曰外廷議是明

日忽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公 韓文者曰公疏

言何公故不應令吏侍 王鏊趨詣閣候洛陽語王

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

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

良是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衆懼莫敢出一語答榮

李

面公

韓文

曰此疏

本出公公云何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

天變日增文

韓

等備負卿位靡所匡救

上始踐

昨遊晏無度狎暱羣小文等何忍無言榮曰 上

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旅退鑿前謂榮曰

設 上不處奈何榮曰我頸有裏鐵邪敢壞國事

是日諸閣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堅持猶不

肯下是夜瑾等遶 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非

上恩奴儕且磔餒狗 上色動瑾又進曰害奴儕

者王岳 上曰何謂曰岳前掌東廠謂言官先生
有言第言議閣時岳又獨是外廷議狗馬鷹兔岳
嘗獻否 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益伏地痛哭
上怒夜收岳及亨智瑾又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
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 上
所欲爲誰敢言者 上立詔瑾入司禮監竄岳智
亨南京內閣又上疏曰伏見舊年以來龍顏清減
心切憂惶傳聞每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禁門開
閉無節甚至入市交易全無扈衛皆由左右誘引
以致聖心荒怠政令乖違財盡民窮上干天變昨

者府部科道等官合詞累奏皆謂瑾等狎昵淫巧
罪大惡極乞明示典刑臣等讀未終篇涕淚交下
連日司禮太監李榮等三至內閣傳示 聖意乃
謂瑾等自幼服事不忍遽行斥逐夫人君之於小
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
去之若既知而不治則小人狎玩愈肆姦邪正人
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可復爲必至於亂亡
而後已且邪正必不兩立今滿朝文武公卿科道
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盡懷
疑懼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內外

不協禍亂之機皆自此始 宗社所關誠非細故

上不允三臣各疏求去內批徥遷致仕東陽留用

東陽再乞退 上曰自陳休政臣下職也黜陟人

才朝廷公論卿毋再辭文韓李皆致仕言官劉

蒞戴銑等俱下詔獄錦衣鎮撫牟斌杖闕下奪職

王岳范亨徐智爲瑾所殺死於道路

正德二年丁卯逆瑾矯勅戒諭百官勒罷公卿臺諫

數十人又指內外忠賢爲奸黨矯旨榜朝堂畧曰

奸臣王岳范亨徐智交通內閣劉徥謝遷尚書韓

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

守仁王綸孫槃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
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
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陳琳貢安
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諾李熙王蕃陸崑張鳴鳳
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鏗王良臣
趙佑何天衢徐鈺楊璋熊倬朱廷聲劉玉玄云遂
停日講而尚寶司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瑋荷
校兩長安門及張家灣謫戍邊

康陵

武宗

時司禮璫王岳范亨忠義果直爲逆瑾所

忌亨以正德元年十一月二日克南京淨軍瑾黨

長隨王成等追至臨清小沙灘縊殺之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詔旨贈官祭葬亨兄璋授世錦衣百戶

正德庚午

五年

逆瑾既縛有

旨降南京奉御長沙

李東陽

謂諸大璫曰如此彼若復用肆毒當益甚奈

何太監張永曰有我輩在無慮已而瑾上白帖言

奴縛時封奴帑奴赤身無一衣乞與一二敝衣蓋

體

康陵

武宗

見瑾帖憐之令與瑾故衣百件永等

始懼謀之

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指阿附瑾文

武大臣云

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曰瑾用事時

我輩莫敢言況爾兩班官今罪止瑾一人可領此
疏去易疏急進勿動搖人比疏人坐瑾奸黨律永
輩又不欲止罪內臣一人乃連及文臣張綵吏部尚書
一人武臣楊玉等六人獄詞具上綵疏稱冤盡發
長沙阿依瑾事長沙大怒又與永輩謀不重法誅
鋤此輩後受其亂乃改謀反律然亦不盡本律

楊文襄公

清一

與太監張永西征也嘆息泣謂永曰

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
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
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

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公曰公亦

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 上意可知

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 上問語寧夏事 上必

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鑄僞檄并述渠亂政凶狡

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 上英武必悟且大

怒誅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

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卽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

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

委曲 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 上前卽

退瑾殺奴餵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卽行事無緩頃

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
報 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竟誅瑾

正德十四年二月乙酉司禮蕭敬傳旨 上自稱
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幸南
北直隸泰安神州丙戌又傳旨南巡武選郎中黃
鞏車駕負外郎陸震上疏極言江彬席寵擅權迷
朝誤國乞誅彬罷巡幸 上怒上初議以三月壬
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復泝
江浮漢登武當人情洵懼將相大臣多從諛不敢
諫是月己酉翰林修撰舒芬等亦疏諫各部及行

人司皆懷疏集闕下吏部尚書陸完沮之曰無歸
惡於上衆退是日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員外
郎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
等刑部陸俸等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
行人司余廷瓚等俱連疏人又有醫士徐鏊獨疏
以醫諫 上遂大怒不果出癸丑鞏震良勝潮九
川鏊下錦衣獄芬衍慶俸龍鳳等百七人跪午門
外五日甲寅廷瓚等下獄明日同鞏等六人亦跪
午門外五日械繫是日工部林大輅等三人大理
寺周叙等十人連疏入明日俱下獄亦械繫跪五

日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故明效駕出必不利肉袒囊土手持刀欲自刎死上䟽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被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辨色至請命禮部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䟽又有貢諛叅劾屬吏妄言者上怒遂不可解戊午水溢內海子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斬折是日繫芬等一百七人午門外撻三十䟽首調外任餘奪俸半年四月己卯繫鞏等六人午門撻五十鞏戍邊

功封

吳元年始封宣信鄂三國公洪武三年庚戌冬大封

功臣封公二人侯二十八人是年又封伯二人侯

一人四年又封侯一人十年進封公一人侯一人

十二年又封侯十二人十九年論雲南功進封公

一人侯四人十七年定功臣次第建文四年壬午九

月長陵封公二人侯伯各十三人加祿一人贈公

二人侯二人已而又封侯三人伯六人徐增壽先

贈武陽侯永樂二年甲午贈定國公詳見異姓諸侯

傳

洪武六年癸丑武官一萬二千九百八十八人九年丙辰

擇功臣子耿懃等一百四人爲散騎舍人十一年
戊午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十四年辛酉令公侯
武臣皆遣子弟入國子學受業二十一年戊辰頒武
臣大誥又頒八條勅諭武臣又頒武臣訓戒錄又
賜武臣保身勅二十二年己巳禁武臣預民事二十
三年庚午賜公侯伯屯戍百戶二十六年癸酉頒稽制
錄於諸功臣二十九年丙子大賚致仕武臣各陞一
級銓於甘肅大同北平大寧遼東諸衛所凡千五
百人

公侯伯爵凡三等以封功臣皆有流有世並給鐵

券高廣凡五等號凡三等佐 高皇定天下曰開國輔運云云佐 成祖曰奉天靖難云云餘曰奉天翊運云云其武臣也曰宣力功臣文臣曰守正文臣歲祿視功有差多不過五千石已封而又有功者仍爵或進爵加祿其才而賢也克團營三營提督總兵坐營官五府掌印僉書留都守備出克總兵官鎮守否食其祿其襲替徵券誥論功過覈適孽幼而嗣者學於國子監有過革冠服平巾學於國子監坐罪奪祿重奪爵

開國功臣封公侯世襲者券云謀逆不宥其餘若

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若封公侯而子孫世

襲指揮使者則云其餘死罪免二次

開國功臣

續

懷遠

李

臨定

湯

靈壁

劉

誠意

五姓

嘉靖中續封甚愜人情但李太師

善長

之後不沾一

命尚爲缺典

嘉靖己丑

八年

夏勲臣六十五人公六人侯二十二

人伯三十七人開國者三人

徐沐

而已南京魏公

滇南黔公暨武定侯也餘皆靖難征虜平蠻捕倭

討賊擒叛之功而外戚恩澤封者乃十有六人文

臣封爵如李善長韓國公汪廣洋忠勤伯劉伯溫

誠意伯茹瑄忠誠伯徐有貞武功伯楊善興濟伯
王越威寧伯王守仁新建伯或沒世而革或再傳
而罷甚者戮及其身惟王驥以麓川功子孫尚襲
靖遠伯劉瑜近得嗣誠意伯

洪武中中山王

徐達

初封東甌王

湯和

進封皆信國公

忠勤伯二人洪武汪廣洋洪熙李賢新建伯二人
宣德李玉嘉靖王陽明外戚安平伯三人景泰母
家吳安 孝烈皇后父方銳永樂功臣李遠封安
平侯子安嗣安平伯

永樂元年

癸未

冬定軍功襲替例自後洪武永樂宣

德年軍職絕不論堂兄弟姪並襲成化十七年以
都御史何喬新言凡軍職絕非立功人子孫不得
襲弘治十八年又稍許立功人親姪孫已襲者得
沿襲正德十四年兵部尚書王瓊又請堂兄弟姪
並得襲十六年兵部尚書彭澤言瓊議非是復不
許襲會兵部大羣失職者流言得復襲嘉靖十年
兵部尚書王憲曰不可稍酌議立功人絕同時親
弟姪得襲其姪孫以下及堂兄弟姪除親祖例前
相沿人自立有軍功者扣襲其無功姪孫以下至
堂兄弟姪等及沿襲後別無立功者不許襲旁子

孫革職者俱收總旗

國初湖廣有所謂靈通侯者鄱陽之役有所謂捨命王者二人竟莫可考

太宰

詹同詹徽父子吏部尚書本黃岡人寓徽州同有文行徽歷官監察御史僉都左都御史洪武十九年上以徽奉職公勤復其家二十二年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年以徽子太子洗馬紱爲尚寶司丞二十四年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徽不聽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徽曰吏雖

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徽大慚吏得終喪是年擢寧海儒學訓導閻文爲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爲周府左長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 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文綺襲衣二十五年太子太保支兼俸二十六年詔免天下耆民來朝先是詔天下民年五十以上者朝京師訪民疾苦有才能者拔用之其年老不通治道則宴賚而遣之

自是來者日衆 上諭徽曰朕念來朝耆民其中
亦有年高者跋涉道塗勞苦可遣人馳傳於所在
止之大誥中稱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二十六年
坐藍玉黨死驗封主事翟善署吏部事

永樂癸未

元

至天順丁丑

元

五十五年吏部尚書

蹇

義

郭

璉

王

直

三公何文淵王九臯佐泰和也天

順丁丑至弘治乙丑四十九年凡十一人而耿文

恪

裕

再入吏部正德丙寅

元

至嘉靖丁未

二十六年

十二年凡二十二人羅

欽

楊

旦

李

承

三公未任王

瓊

進

二公再入永樂至弘治以前冢宰無坐罪

者正德以後

張

綵伏誅陸

完

王

瓊

謫成喬

宇

熊

洪

唐

龍

削籍

正德中吏部三尚書張綵坐

劉

瑾黨死陸完坐宸

濠

寧庶人

黨王晉溪

瓊

坐奸黨亂政皆論死減謫戍

石文隱公

珪

代晉溪有匿名書帖吏部門云莫做

莫做莫賀莫賀十五年間一連三箇

嘉靖辛亥

年三十一

三月吏書夏邦謨去吏部會推都

御史屠僑南吏書屠楷吏侍郎李默

上簡用李

議者皆言冢宰必歷任正卿資久望深方得轉授

未聞侍郎卽正位冢宰者籍籍問余余應曰李膺

簡命固 聖明特達之知然於先朝實為故事洪

武壬午 成祖即位初也蹇忠定公義以吏侍陞

尚書秉銓二十七年輟部事留京師備顧問郭公

璉以吏侍代蹇凡十五年至正統壬戌七年致仕而

王文端公直以禮侍代郭凡十四年天順丁丑元年

致仕是時 上能推誠下無逸口蓋五十六年間

吏部三尚書耳今自弘治丙辰九年至嘉靖辛亥三十三年

亦五十六年凡易二十八人而晉溪王松臯許

許進皆再任整菴羅欽吳菴楊旦晉叔李承皆未任

銓揆數易如此他可知矣成化癸巳九年尹恭簡公

亦以吏侍爲尚書代姚文敏公景歷十三年致

仕惟崔莊敏公恭吏侍爲尚書代李襄敏公秉未

逾年去此五公皆能稱其職當時未聞有超資之
議逆瑾時焦芳張綵以吏侍相繼爲尚書清議恥
之即使二人不由侍郎爲尚書亦豈得爲善類乎
昔傳說起版築爲冢宰而甘盤舊學不以爲嫌此
何足異顧稱弗稱耳

閣臣

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遵祖憲奉
陳規誨獻告謨猷點檢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

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
白凡上所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勅五曰
冊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
制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
奏啟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
曰揭帖八曰會議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而調
劑焉平允乃行之凡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叙其
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
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
請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讐校皆課而察之凡

郊祀巡狩親征扈行凡 累朝御文實錄寶訓玉
牒之副古今書皆籍而藏之凡會勅稽其由狀而
敘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
歲貢生廷試夷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制勅房書
辦制勅詔旨詔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
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簿詔勅房書
辦文官誥勅番譯勅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勘合皆
稽按典故起草進畫若漏洩稽緩遺失妄誤皆有
罰蓋罷中書丞相此直文淵閣者卽虞揆殷衡周
宰之職也治亂安危恒係於斯可不慎哉可不慎

哉

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啟

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 成祖靖

難後召解公縉黃公淮文簡胡公廣文楊楊公榮東陽文敏

楊公士奇西楊文貞金公幼孜文靖胡公儼入直文淵閣

時洪武壬午寔建文四年也自後楊公溥南陽文定張

公瑛陳公山陳公循曹公鶻文忠馬公愉襄敏苗公衷

康文高公穀文毅張公益文僖彭公時文憲商公輅文毅江公

淵王公一寧文通蕭公鉉王公文文毅徐公有貞許公

彬襄敏薛公瑄文清李公賢文達呂公原文懿岳公正文肅陳

公文莊靖劉公定之文安劉公珦文和劉公吉文穆彭公華

思文尹公直文和徐公溥文靖劉公健文靖丘公濬文莊李公

東陽文正謝公遷文正焦芳王公鏊文恪楊公廷和劉宇

曹元劉公忠文肅梁公儲文康費公宏文憲靳公貴文僖楊

公一清文襄蔣公冕文定毛公紀文簡蓋自壬午至正德

辛巳凡百二十年五十一人內有再入三人閣惟

西楊文士奇起布衣歷四朝四十一年

洪武十一年文戊午禁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

又明年文十三年正月殺右丞相胡惟庸遂罷中書省

洪武三十五年文建文四年壬午文皇卽位開內閣召七

臣入預機務名直文淵閣蓋自壬午至嘉靖百六十年間凡六十八人直隸十人南直隸八人浙江八人江西十六人河南七人山東四人福建二人湖廣四人四川四人山西一人廣東三人廣西一人

入內閣爲輔臣預機務特避丞相名耳實始於建

文四年

壬午

長陵

成祖

卽位之初閣中有文淵閣印

印文玉箸篆惟封上詔草題奏揭帖用之不得下

諸司下諸司以翰林院印凡入內閣云直文淵閣卽官至三殿二閣二坊大學士無入內閣旨不得

與機務也雖編修贊善等官有入內閣旨亦得預
機務矣文淵閣在禁中徐武功有貞署銜自稱掌文
淵閣事可乎

先朝用人惟賢惟材雖內閣輔臣不專翰林初開

成祖內閣七人用王府審理副楊士奇中書舍人黃給

事中金幼孜知縣胡儼改翰林官入直文淵閣又翰林待詔解

編修翰林修撰胡廣此後如文達李賢起吏部主事文

清薛瑄起御史功業道德有過二公者乎近日但有

改入翰林及宮寮者千萬指摘十無一完卽有才

行出羣之士亦深避峻却惟恐一旦改官徒增多

口耳且往時忌人官祿至於死後定謚尚有公論
今亦大異于昔矣

嘉靖己酉

二十八年

應天試錄策言初開內閣所用七

人者皆修撰編修檢討等官然不言當時七人者

惟文穆

胡廣

修撰文敏

楊榮

編修耳大紳

解縉

起謫胥爲

待詔文簡

黃淮

中書舍人文貞

楊士奇

齊王府審理副

陞編修文靖

金幼孜

給事中若思

胡儼

桐城知縣陞檢

討非由翰林者亦入內閣也

樂中解公

縉

胡公

澹

出內閣爲廣西叅議

解國

酒

胡

宣德四年

己酉

禮書華蓋殿大學士張瑛

戶書謹身殿大學士陳山以干請諸司出內閣改

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內豎小內書景泰七年丙子江

淵亦自內閣出爲工部尚書代石璞

永樂初內閣儒臣考滿陞任不必在內閣如胡若

思儼出爲祭酒以故永樂五年丁亥十一月長陵

諭蹇太宰義忠定曰胡廣等侍朕日久繼今考滿勿

改外任

或曰今內閣一人兼四官非禮此不然顧其人稱

否耳唐虞三代盛時大禹嗣崇伯爲司空加百揆

三官也其帥師征苗又兼士師蠻夷猾夏之職伊

尹爲冢宰領阿衡又兼師保太甲稱爲師保高宗稱爲阿衡意當時亦有封爵非四官乎周公以魯侯代太公爲太師兼冢宰領東伯召公以北燕伯入爲太保代周公爲冢宰領西伯司馬畢公以列侯代周公爲太師領東伯皆四官也景泰時陳芳洲循一人領五官矣

初設內閣楊文貞公士奇歷二十三年官止五品後

加至少師止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三官蹇

忠定公義以少師兼吏部尚書掌部事不欲文貞

班在忠定上以存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之職陳芳

洲循雖五官亦止戶部尚書此後惟李文達公賢

以吏部侍郎後領吏部尚書而彭文憲時商文毅

裕萬安相繼領吏部尚書自後遂爲首相故事正

德嘉靖間遂有一內閣皆領吏部尚書者

景泰四年癸酉九月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陳詢

爲國子祭酒時祭酒王恂卒監丞安貴言太子少

師侍郎學士蕭鎡任祭酒諸生悅服乞照胡儼若思

例不妨內閣職務時來提督儀刑後學上不許

以詢代恂永樂中儼寔出爲祭酒不復入內閣也

江西入內閣者自解大紳縉胡文穆廣更名靖楊文貞

士奇金文靖幼胡若思儼陳德遵山彭文憲時蕭孟

勤鉉陳莊靖又劉文安定彭文思華尹文和直費

文憲宏桂文襄夢近日貴溪夏分宜嚴凡十六

浙人入內閣者今七人黃文簡淮王文通寧呂文

懿原商文毅輅謝文正選張文忠字李南渠本文

毅相業不在文貞楊文達李之下文貞始嫌於

君臣文達終嫌於父子文毅當易儲之際立見濟

微言諷止而位在第六以故丁丑天之難僅削

籍歸田茂陵憲固知之竟復召用俞綱入閣甫

十餘日仍理部事

嘉靖壬寅二十一年七月朔日食逐貴溪夏言去時諸城

羽在一人在內閣中秋分宜嚴嵩入內閣甲辰二十三年諸

城以二子舉進士為言官所劾父子並削籍數月

後靈寶許太宰讚石首張宗伯辟王二人同入內閣

丙午許乞致閑住去張病卒是冬復召貴溪夏言貴

溪至而壽寧侯張延齡死於西市戊申冬貴溪亦

如之

太宰靈寶許讚入內閣南昌熊浹代之因論箕仙不經

不足崇信忤上意削籍蘭溪唐龍入吏部病乞致

仕忤上意削籍卒於張家灣道中都御史周白

川用代之病卒司寇聞石塘淵代之南昌首論

大禮始終不附張字敬桂字蕙朴忠自許有大臣風節

數年間善類皆思靈寶南昌

我朝內閣以私喜進用人者有之未嘗有以私怒

殺人者萬安文焦芳劉宇曹元亦未嘗至此

景泰元年庚午九月初令九卿內閣相移文書名內

閣移司屬書孔目名

恩典

詔恩各從其類上 慈闈徽號則有封贈父母恩

立 東宮則有廢子入監恩災異修省則有蠲逋

減刑恩 登極則大赦矣立 中宮及 東宮出
閣皆無恩例若建大工平大賊誅大奸亦有詔皆
以類行惟蠲逋減刑每詔有之 九廟災時議下
詔寬卹至有欲褻親廕子者謬矣

洪武至宣德六十八年間登極立 中宮 東宮

及上 慈闈尊號徽號詔皆無文武官封贈廕子

試署實授恩例 英宗登極詔宣德十年乙卯始令署都

督僉事事都指揮署都指揮僉事事指揮實授

景皇登極詔正統十四年巳巳始令在京文官及在外方

面官一考無贓犯者照洪熙宣德年例與誥勅景

泰三年

壬申

立懷獻太子

見濟

詔始令署郎中員外郎

主事試中書實授又與土木死事諸臣誥勅封贈

廕子入監不願入監者聽天順復辟詔丁丑始令內

外文武署職試職因功陞授者與實授天順八年

甲申

兩宮徽號詔始封兩京文武七品以上官父

母署職試職實授成化二十三年

丁未

上

慈闈尊

號詔兩京文武官七品至四品先封父母三品以

上與詔命

泰陵登極

成化二十三年

丁未

詔内外文官署

職試職實授内外武官天順八年正月以前功陞

試職署職遇例實授該世襲者子孫仍襲其未實

授及以後功陞試職署職實授弘治五年壬子立

東宮詔文武官試職署職年半以上者實授不及

年半者扣至實授弘治十一年戊午清寧宮災詔兩

京文官署職試職理刑者實授歷任未及一考者

與誥勅其誥勅准給未領因事降調非貪淫酷刑

者仍給與弘治十八年乙丑上兩宮尊號詔文武

官署職試職實授兩京七品以上文官未及一考

與誥勅父母已封者服色許與子同今上世宗登

極詔正德十四年文武官員人等因諫止巡遊跪

門責打降級改除爲民充軍者該部具奏起取復

職酌量陞用打死者追贈諭祭仍廕子入監讀書
充軍故絕者一體追贈諭祭優養親屬嘉靖元年
壬午尊號詔兩京文官未一考者與誥勅父母已封

者服色許與子同誥勅准給未領因事降調非貪

淫酷刑者仍給與嘉靖九年庚寅大報禮成詔兩京

文官未及一考無過者給與誥勅嘉靖十九年庚子

皇子生詔始令兩京三品以上文官例該廕子未

及一考者廕子入監兩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

七品以上歷任三年無過者與誥勂文官五品以

上武官四品以上署職試職者并試職御史實授

仍與誥勅十五年

丙申立

東宮詔兩京三品上文

官廕子兩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七品以上官

歷任三年無過者與誥勅兩京文武官署職試職

實授仍與誥勅十七年

戊戌

郊廟大禮成詔兩京文

職并在外五品以上方面有司四品官未及一考

者與誥勅兩京文武官并新舊武舉官署職試職

實授仍與誥勅十八年

乙亥立

東宮兩京文職三

品上官與誥勂廕子二十四年

乙巳

宗廟成詔兩

京文官未及一考與誥勂署職試職實授仍與誥

勂愿馳封者聽

永樂十八年

庚子

論營建北京功陞營繕郎中蔡信

爲工部右侍郎所副七人爲所正丞六人爲所副

匠二十三人爲所丞賜督工羣臣及兵民夫匠鈔

椒蘇木有差正統年間

六年辛酉十月

營建三殿兩宮包

砌京城及修造各衙門陞除匠官不過五六人

祖訓內府禁密不許蓋造離宮別殿正德間左右

近侍獻諂希恩內起新宅佛寺神廟總督府神武

營香房酒店外起鎮國府總督府老兒院玄明宮

教坊司新宅石經山祠廟店房嘉靖改元詔令在

內內官監工部錦衣衛科道官在外撫按查勘拆

毀改正或存留別用變賣還官官匠因是陞官查
革

景泰四年六月戶部尚書金濂上京官折俸銀除
公侯駙馬伯武臣每季十二萬四千三百十二兩
奇文臣三千五百八十九兩奇

正德年間親王三十位群王二百十五位將軍中
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衛所七
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
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其祿俸糧約數千萬天下夏
秋稅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石出多入

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

省缺俸廩今宗室王二等

親王郡王

將軍三等

鎮國輔國奉國

中尉三等

鎮國輔國奉國

王君五等

郡王縣王郡君縣君鄉君

及疏庶

人罪庶人凡五萬餘文武官益冗兵益竄名投占徒煩抽補召募名數日增而實用日減加以冗費無經財安得不盡民安得不窮哉

景泰四年刑科給事中曹凱言比者戶部請聽軍民官吏輸豆如輸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揮歷俸十六七年償彼豆倍半矣又令管事世襲以生民脂膏養無功之子孫於無窮也有功者必曰吾累世

忘軀獲此官彼輸豆亦獲此官朝廷以吾軀命同於菽粟其誰不解體起端雖微弊流甚大乞勅輸粟豆授武職者帶俸不任事不世襲犯賊罪如文職止許原籍衙門帶俸終身 上曰凱言有理已授職者仍舊管事承襲今後悉如凱言

嘉靖初錦衣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天順五年夏季軍官俸折色銀一十四萬至嘉靖七年冬每月米二十四萬七千石有零矣李文達

公賢常言於

裕陵

英宗

曰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

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傳而犯法卽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至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

宣德七年

壬子

大學士張瑛乞增南北兩京七品以

下官俸正統元年

丙辰

副都御史吳訥言洪武間京

官俸全支後因營造減省遂爲例近小官多不能

贍如廣西道御史劉準由進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養其母妻子女貸同道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謨等俸米三十餘石去年病死竟負無還乞下廷議增俸

洪武十一年

戊午封

周王於河南開封一郡惟一

王府今則郡王三十九府輔國將軍二百一十二位奉國將軍二百四十四位中尉而下不計矣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五年軍職八萬二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矣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此祿俸所以

不足也嘉靖八年春詹事霍韜奏云

沿革

我朝之有內閣輔臣自解大紳

縉

始也輔臣之繫

詔獄也亦自解始也其有謹身殿大學士也自東

楊

榮

始也輔臣之歷官至一品也自西楊

士

始也

官至一品入內閣也自王毅

文

始也一人領四

官也亦自王始也其論死西市也亦自王始也輔

臣如東西楊皆領三官陳芳州

循

高文義

毅

領五

官矣然皆領戶工尚書其領吏部尚書亦自王始

也西楊

文

兵部東陽

榮

工部終其身也自王以後

多吏部矣輔臣之有少師自西楊始也西楊卒而

少師虛位者四十餘年萬安文亦登少師博野劉吉

繼之自後洛陽劉健長沙李東陽新都楊廷和順德梁儲丹

徒靳貴鉛山費宏永嘉張宇敬貴溪夏言分宜嚴嵩皆少師矣

吏部尚書之領太子太保也自詹徽始也詹坐藍

玉王黨死其登少師也自蹇忠定義始也文端王直端

肅馬文升恭襄王瓊皆少師也漕運之有都御史也自

王莊毅竝始也兩廣之有總督文臣也自忠肅王翺

始也鄖陽之有撫治也自原傑始也江南之有巡

撫也自周文襄忱始也汀漳撫臣之得提督軍務

也自王陽明守仁始也叅政之贊理軍務也自葉文

莊盛始也治河之有大臣自宋司空禮始也陝西

之有鎮守憲臣也自王毅愍文陳僖敏鑑始也二

公在內臺歲更出鎮也巡撫之必兼憲職也自耿

清惠九疇始也

北邊有戎警則設總制大臣或都御史或尚書侍

郎兼憲職自巡撫以下皆稟受節度東路宣府大

同一員西路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一員蓋黃河自

金城出中國經戎地東行南入中國在大同西界

偏頭河曲延綏東界府谷神木之間故西路有警

則宣大遊兵駐河東濱東路有警則延寧遊兵駐河西濱戎入套則西路之警出套則東路之警西路總制治固原在延慶涼洮之中東路則往來於宣大嘉靖中改總制爲總督

景泰時南方葉

宗茂留鄧七

之變文臣總理軍務皆稱

鎮守浙江兵部尚書孫原貞福建刑部尚書薛希璉

南京設叅贊機務自戶部尚書黃忠宣公

福

始實

宣德乙卯

十年

英宗初卽位

也已而黃公兼掌兵部事正

統五年

庚申

代黃公者兵部侍郎徐琦十四年

巳琦

陞尚書景泰元年

庚午

止掌部事靖遠伯

王驥

代琦總

督機務成化間崔莊敏公

恭

以南吏書王端毅公

恕

以南右都御史叅贊機務恐亦未然又云始於

正統辛酉亦非蓋正統辛酉

六年十一月

始定名南京

也

南都之有叅贊機務也自黃忠宣公

福

始也黃公

宣德十年六月任

初至南都爲戶部尚書尋兼掌兵部

正統

五年正月卒

裕陵

英宗

卽位初始有叅贊機務蓋長

陵

成祖

崩後仍稱北京爲行在則南都爲京師故稱

機務正統六年

辛酉

定都北京去行在則當改爲叅

贊留務矣往時參贊不專兵部近時王端毅公恕

以留臺參贊機務後陞南京兵部尚書又參贊先

是靖遠伯王忠毅公驥兼南京兵部尚書稱總督

機務正德末新建伯王陽明亦兼南兵書乃止稱

參贊

參贊軍務者始於洪熙元年以武臣疎於文墨選
方面部屬官於各總兵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於
是有參贊參謀軍務總督邊儲景泰中大同參政
丹陽沈固宣府參政崑山劉璉山東參議會稽周
願廣西副使劉紹如劉清輩又以郎中給事中稱

叅贊軍務也

巡撫之名寔始於洪武辛未二十四年是年勅遣 皇

太子

懿文

巡撫陝西也

將都關中

建文中遣侍郎夏忠靖

原吉

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永樂辛丑十九

年

遣尚書蹇忠定

義

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宣德

庚戌

五年

遣侍郎于肅愍

謙

周文襄

忱

等六人出巡

撫也建文永樂巡行大臣並以給事中佐之

符信

朱字傳帖者奉天門朝罷 駕輿司禮巨璫持下

丹陛呼該衙門官與之次日早朝該衙門官具奏

本 御前奏云傳奉事理補奏本鴻臚寺官接遞
司禮小璫進覽

墨字傳帖則出自順門付該衙門奏行不復面繳
若事未穩便須執奏者固不問朱墨也

洪武十九年

丙寅

大誥三編俱成二十八年

乙亥

始令

法司擬罪引大誥減等蓋因大誥初序末有云一
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
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故也然至今但有
減等而無加等

永樂中

獻陵

仁宗

監國南京

長陵

成祖

時時北征

有所宣制 天子用廣運之寶曰勅 皇太子用
皇太子寶曰諭 選武官選簿 御前亦用廣運寶
東宮用功懋之記

諸司印九疊篆御史印八疊文淵閣印玉箸將軍
掛印柳葉

大同初叛之歲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
方請給新印余爲主事白郎中總兵印文柳葉篆
請改印文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字恐原印在叛
軍處有事時行文奏報真僞不可辨誤事非小往
年胡忠安公澗在禮部失行在禮部之印改鑄行

禮部印此在內衙門尚然況邊鎮兵權又反側不靖時乎郎中不以爲然

鄭端簡公今言類編

鄭端簡公今言類編

鹽邑志林三十四帙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

姚士麟

劉祖鐘

訂閱

孫男鄭恕材重較

經武門

兵權

馭夷

定變

兵權

國初立大都督府皇姪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以其權太重尋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洪武十三年庚申又以其權統於一衙門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

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又不隸五
府若有征討之役以公侯伯及三等眞署都督充
總兵官名曰掛印將軍其在外鎮守地方武臣原
無掛印至洪熙元年己巳二月始頒各鎮總兵叅將
佩印總兵六人雲南黔國公沐晟征南將軍大同
武安侯鄭亨征西前將軍廣西鎮遠侯顧興祖征
蠻將軍遼東武進伯朱榮征虜前將軍宣府都督
譚廣鎮朔將軍甘肅都督費瓛平羌將軍叅將四
人交趾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征夷副將軍寧夏
保定伯梁銘都督陳懷征西將軍後設薊州淮安

總兵皆在畿內不得掛印稱將軍京營操練之法
洪武時止爲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外城內操
練永樂初分爲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隊專
教陣法曰神機營皆步隊肄習火器曰三千營皆
馬隊專扈從出入管車輦寶燻等事每營以公侯
伯二人充提督某營總兵官景泰三年壬申于肅愍
公謙建議立團營揀三大營中壯健士卒團練就
於三營六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卽
於五府中蒞事文臣提督以兵部尚書是年團營
總兵武清侯石亨遂請故都察院改爲帥府天順

元年

丁丑

罷團營成化元年

乙酉

復立團營尋罷成化

三年

丁亥

又復團營團營之兵名爲頭撥初團營分

爲十營後增爲十二營一營以侯伯都督等官一

人爲坐營官有事出征不必揀選但撥某營出征

則某營將領其營士卒啟行承平日久團營非復

操練之舊又立東西官廳名爲聽征蓋三營變爲

團營團營變爲東西廳也 祖宗微意不欲武臣

權重在內營操官止管操練者無開設衙門亦無

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印信理常行政務至於營

操非特命不得干預蓋五府三營十二營職掌不

相侵也至於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選二三人
名位謀勇相等者相叅用之出師之日賜平賊討
賊平虜平胡征夷征虜等印或將軍或副將軍或
大將軍隨時酌與必由兵部題請五府亦不得干
預事平之日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印歸於朝其意
深矣今考洪武三年庚戌征胡以信國公徐達爲征
虜大將軍平章李文忠右詹事馮勝爲左右副將
軍御史大夫鄧愈湯和爲左右副將軍是時達
未封魏國公文忠曹國公勝宋國公愈衛國公和
中山侯皆未封也四年辛亥伐蜀以中山侯湯和爲

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德慶侯廖永忠爲左右
副將軍入瞿塘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
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出秦隴永樂四年丙戌征安
南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
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是時晟未封黔國公輔未
封英國公永樂十二年甲午征胡安遠侯柳升領大
營都督馬旺陳翼程寬金玉副之寧陽侯陳懋左
哨襄成伯李隆都督朱崇副之豐城侯李彬右哨
遂安伯陳瑛都督費瓛胡原副之成山侯王通左
掖保定侯梁瑛都督曹得副之都督譚清右掖新

寧伯譚忠都督馬震副之是時上親征故不立

將軍副將之號宣德五年

庚戌

禦胡以陽武侯薛祿

爲鎮朔大將軍總兵官恭順侯吳克忠爲副總兵

武進伯朱冕奉化伯藤定爲左右叅將此意又非

但欲分其權益亦難其人以一將將十萬其材豈

易得哉嘉靖庚戌

二十九年

虜窺京師朝廷釐革營務

罷團營仍爲五軍營內分十二小營改三千營爲

神樞營神機營仍舊三營共設總督京營戎政公

侯伯一人協理文臣一人五軍營副將二人練勇

叅將二人叅將四人遊擊將軍四人神樞神機營

各副將一人練勇叅將二人佐擊將軍六人以昌國公故宅爲戎政廳給戎政之印柳葉篆文虎鈕如將軍所掛印通計京操凡大營三內分爲小營三十副將以下三十人人坐一營副將用眞署都督叅遊佐擊用眞署都指揮或都督大抵統軍不專於一人練軍不專於一人行軍不專於一人皆有意焉

團營始於景泰三年于肅愍公謙建議也兵制本

三營一曰五軍肆戰陣一曰神機習火器一曰三千備宿衛此三營中選健銳者合營團操故曰團

營然原營之名終不改如軍選自三千營團操於立威營卽名爲立威三千營五軍神機亦如之是三營之有團營卽選鋒也今又於團營中選官軍別名東西官廳操練名聽征而聽征者亦不足用兵部尚書提督團營將校以黜陟所在乃肯奉法若別設一尚書專領營務彼知其權輕不肯受約束掌印尚書又恐一旦有警督營尚書便當統兵四征又力辭營務耳

嘉靖丁未

二十六年

秋兵書陳經被劾王以旂代陳未

幾以河套議出陝西總督邊務劉儲秀代之劉循

例疏辭 上怒削籍去趙廷瑞代之不半年兵部更四尚書近年兵書最久者張瓚邊事大壞自瓚始瓚有才畧無奈其好貨何

嘉靖壬寅

二十一年

北虜孔棘兵書張瓚恐統兵出禦

於會推總督文臣疏中歷舉往年禦虜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吏部時文選郎中謂余曰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皆兵部會府部諸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奈何余曰渠負 國恩邊事大壞今猶爲此奸巧渠獨不知虜棘本兵自出乎天順五年孛來寇陝西馬昂統兵木麓川之

役王驥嘉靖初河西之役金獻民皆本兵也景泰
時于少保謙自請行邊嶺南蠻反用兵久無成功
議設兩廣總督于少保亦自請行此獨非故事耶
已而廷推首上瓚次毛伯溫劉天和三人皆兵書
毛掌院劉督團營又次起用翟鵬內批用鵬

紫荆之有提督都御史自孫祥始也薊州之有邊
備都御史自鄒來學始也皆景泰初事嘉靖庚戌

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城畿內設官多矣紫荆有艾希淳

又有侍郎翁禹達經畧薊州有吳嘉會又有侍郎
何棟提督通州有都御史王忬天壽山有都御史

許宗魯坐院都御史商大節經畧京城內外若景泰時都御史又有河間蕭啟真定陸矩保定祝暹居庸王竑巡關侍郎江淵紫荆白羊倒馬大理卿孔文英少卿曹泰寺丞段信泰尋改叅贊京圻涿易真保通五路軍務

南贛與湖廣福建廣東相連流賊易起鄖陽與陝西四川河南相界流民易聚故江西湖廣既有撫憲此則又設提軍撫治之官也南贛山深而人狡鄖陽土曠而民貧

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勅五軍都督府北京留守後

軍都督府兵部邇來軍伍空缺器械損敝互相蒙蔽欺誑百端豈欲賣朝廷危社稷乎其急整飭違者必殺無赦

馭夷

國朝取天下於胡元順帝遁去而名號尚存不得已常遣使欲與通和順帝崩其子愛猷識理達剌稱帝塞外洪武五年壬子上書諭元幼主欲其通好遣使取其子買的里八剌北歸初買的里八剌爲我兵所獲封崇禮侯留京師七年甲寅遣使送崇禮侯北去愛猷識理達剌死其子脫古思帖木兒

立脫古思帖木兒卽買的里八刺也二十一年脫

古思帖木兒爲其下也速迭兒所弑諸酋立坤帖

木兒爲可汗而猛哥帖木兒爲瓦剌王是時虜數

侵邊魏國公徐達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頰國

公傅友德西平侯沐英成祖晉王周世子相繼

討虜虜益擾我塞下建文二年庚辰虜中衰亂其大

酋脫列干等乃款塞三年坤帖木兒亦遣人歸款

北平是年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立爲可汗永樂元

年癸未遣指揮朶兒只恍惚等書諭可汗通好不聽

再言論亦不聽已而鬼力赤與瓦剌相讐殺始皆

遣人入貢然亦數寇邊四年書諭可汗通好勿拘
留我使不報六年書諭本雅失理是時鬼力赤衰
虜中立本雅失理爲可汗七年遣給事中郭驥使
虜通好虜不從殺驥 上怒乃封瓦剌酋馬哈木
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秃孛羅安樂王以撓本
雅失理而遣淇國公丘福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安
侯王忠安平侯李遠五將軍出塞討虜五將軍入虜伏
敗沒於臚胸河八年 成祖出塞討本雅失理及
其臣阿魯台十一年遣人招阿魯台十二年瓦剌
叛侵邊 成祖北征瓦剌是時瓦剌數攻敗阿魯

台阿魯台乞保息塞外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爲和寧王久之生聚畜牧蕃富遂叛我拘留我使數寇邊二十年圍我興和成祖怒出塞討阿魯台阿魯台北走班師還是年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理而自立本雅失理妻率其屬來朝乞居內地避之二十一年 成祖又出塞討阿魯台阿魯台時爲馬刺木之子脫歡所敗二十二年阿魯台部落侵塞上 成祖又出塞討之自順帝至鬼力赤凡七世其二世不可考洪熙

元年馬哈木破阿魯台欲自立衆心不附乃立元
孽脫脫不花爲主居漠北宣德元年阿魯台脫歡
各遣人朝貢是時瓦剌強而阿魯台弱八年阿魯
台遣人自遼東入貢 上勅總兵巫凱曰往年虜
使自大同宣府入今乃迂路從遼東來謹防之瓦
剌殘阿魯台阿魯台遣人來告瓦剌之難賜勅撫
諭之阿魯台爲瓦剌所敗死脫歡遣人朝貢告殺
阿魯台阿魯台子阿卜只奄來歸以爲中府左都
督正統元年丙辰脫歡與其酋朶兒只怕讐殺脫歡
遣人貢馬且通兀良哈女直伺我塞下二年脫脫

不花遣人貢馬四年五年數貢馬亦數入塞六年
脫脫不花及其太師也先遣人貢馬八年又貢馬
也先者脫歡之子也當是時脫脫不花弱而也先
強也先又以其姊妻脫脫不花數年間挾脫脫不
花遣人竝入貢馬凡得賜金帛無筭使人皆館京
師逾春始遣還桀驁不恭時時殺掠道路我往來
通事變詐出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
言吾有子請婚南朝公主通事皆許給之曰吾爲
若奏 皇帝皇帝許爾也先大喜誇諸酋曰吾且
進聘禮十四年春遣二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

廷初不知答詔不及和親事也先大愧怒七月大舉分寇大同宣府塞上諸城堡多陷沒羽書紛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軍統兵四萬出禦虜太監王振力勸上親征八月庚申至土木車駕北狩十月虜復至京師索大臣出議和迎車駕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卿出見英宗辭歸時瓦剌可汗普化卽脫脫不花也遣使貢馬尋和十一月也先又遣使索大臣議和皆不許景泰元年吏部辦事吏徐鎮上疏言京官潛遣家歸民心驚懼乞禁止時虜酋阿剌

知院遣人貢馬請和賜勅答之虜遂至大同宣府
京師戒嚴阿剌又遣人貢馬也先亦遣人至居庸
關我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顯
偕阿剌使人至瓦剌貽書可汗賜勅也先及阿剌
而脫脫不花遣皮兒馬黑麻貢馬至京又遣右都
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都指揮王息正千戶湯
胤勛偕皮兒馬黑麻使虜而李實等及也先使人
把秃至京把秃還賜勅也先八月丙戌楊善等奉
英宗還京居南宮 景皇宴瓦剌使人於奉天門
英宗宴之南宮已而脫脫不花也先各遣人貢馬

賜勅也先稱瓦剌都總兵答剌罕太師淮王大頭
目中書右丞相二年也先強盛劫奪脫脫不花而
遣人貢馬三年遣書瓦剌可汗是年也先逐脫脫
不花收其妻妾太子人畜獻良馬二告捷逾月也
先又遣人貢馬請命使往來 上曰正統中緣使
臣往來構隙幾危宗社今聽虜使朝貢優其賞宴
便遂勅邊鎮練兵防虜十一月宴瓦剌使臣太尉
察占平章哈只呵力等二千九百四十五人於禮
部是冬也先及其諸酋乞黃紫織金九龍紵絲及
金酒器藥材顏料樂器佩刀諸物禮部言龍袍金

器非所宜用乞勿與與藥材諸物數年間也先人每至京輒幾千人出入驕恣歐守衛掠人財物至欲騎入長安門稍稍約束卽彎弓持刀欲奪馬殺人通事都督昌英每好語沮之不聽輒侮罵貢使尚在京時時入塞捕掠人畜將官請勦又以通好故恐貪功啟隙不欲與虜戰虜益驕東結朶顏西交哈密脇赤斤蒙古往來窺塞下四年正月瓦剌使還勅也先曰太師求答使朕恐使交構彼此懷疑以故不遣太師遣人多二次三千餘人邊將堅請謝絕朕念太師忠義姑聽使人入京自後可少

遣遣時與總數文書否守關者閉不納太師並名
頭目差正副使二十二人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
戶等官賞金相犀帶九級花金帶九素金帶三花
銀帶一其三千餘人貢馬貂鼠皮賞織金綵素紵
絲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絹九萬一百二十七衣
靴帽萬諭太師知之是月也先攻敗脫脫不花奔
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脫脫不花也先遂自
立爲可汗十月也先遣哈只貢馬貂鼠銀鼠皮書
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末書添元
元年下禮官會議答書吏科都給事中林聰言輒

稱可汗不可宜諭以順逆安遠侯柳溥言宜仍稱
瓦刺太師并下廷議禮官胡濙等言大元田盛大
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
常稱非中國所禁稱爲瓦刺可汗便 上令再議
儀制郎中章綸言稱可汗則彼益強橫稱太師則
彼必慙憤封爲敬順王或稱爲瓦刺王便再下廷
議濙等復言稱瓦刺可汗便言官盧祥李鈞路壁
等以爲不便宜仍稱太師 上曰也先雖桀傲亦
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瓦刺可汗勅文武督兵大
臣曰也先擅易名號其所遣使從大同來或從宣

府甘肅來奸計叵測京師備禦不可不嚴爾等其
選兵訓練條上長策聽便宜行事并勅沿邊守將
十一月瓦剌使臣貢玉石五千九百斤却令自售
也先弟賽因諸酋並遣人貢馬時也先新立恐諸
部不附欲與中朝通好貢市往來不復深入寇掠
然數年賞賜費亦不下百萬天順初也先有平章
哈刺者逐也先走死部落遂分散而孛來竊王子
強孛來殺哈刺立小王子小王子之名始此不知
其所自起孛來尋弑小王子天順二年春孛來寇
陝西三年秋寇大同抵鴈門烽火達於京師俄又

寇宣府五年寇河西入蘭州關隴震動六年孛來
衰而毛里孩阿羅出猛可三會逐孛來共立脫思
亦稱小王子脫思者故小王子從兄也小王子弱
不能馭而諸會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始入套爭
水草不相能以故不敢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成
化初阿羅出結朮加思蘭孛羅出結毛里孩各爲
黨出入河套我漢人被虜去及罪人走塞外者又
爲之鄉導元年遂入榆林塞二年毛里孩入寇陝
西三年又入榆林塞入大同塞是年朮加思蘭殺
阿羅出併其衆而結滿魯都滿魯都僭稱可汗以

亂加思蘭爲太師脫思不知其所終五年李羅出
亂加思蘭入榆林塞又入寧夏塞掠至固原六年
阿羅出毛里孩也烈忽屢入陝西塞八年都御史
王越總制關中軍務言自虜據河套邊人大擾乞
搜套復東勝 上遣武靖侯趙輔爲總兵出搜套
輔以疾還遣吏部侍郎葉盛行邊上方略盛言增
兵守險便河套東勝之役未可輕議遂止九年冬
虜遣人貢馬十年虜寇大同宣府及莊浪寧靜深
入鞏昌平涼然亦遣人貢馬十二年寇宣府十三
年寇宣府滿魯都亂加思蘭遣桶哈阿忽刺千七

百五十人貢馬駝五千當是時亂加思蘭女妻滿魯都欲代滿魯都爲可汗恐衆不已服又欲殺滿魯都而立幹赤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索幹赤來亂加思蘭匿不與遂相讐殺十五年滿魯都殺亂加思蘭併其衆十六年滿魯都入榆林塞尚書王越率兵出塞捕虜至威寧海斬虜首四百三十七封威寧伯十七年亦思馬因入大同塞十八年又寇大同十九年入大同宣府塞二十年戶部尚書余子俊提兵禦虜虜退去是時虜衆分散反復相殘並陰結朶顏伺我塞下卽貢馬諸酋各以部落

通中國恐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不能
久留內地未幾滿魯都衰而把禿猛可稱小王子
及其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干屢遣人貢馬弘
治初把禿猛可死阿歹立其弟伯顏猛可爲王虜
中太師官最尊諸曾以王幼恐太師專權不復設
太師三年伯顏猛可及其諸曾與尾刺酋并遣人
貢馬時馬文升爲兵部尚書僉都御史許進巡撫
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進疏
至輒允下進嘗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
尾刺二種聞進威名遣哈桶察察少保等貢馬凡

三年三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從貓兒庄
入留大同遣數百人至京師當是時伯顏猛可幼
新立瓦剌亦衰以故數年間我無虜患七年遂大
舉寇陝西十年寇甘涼其酋火篩小王子部落也
最強悍結諸部寇大同宣府歸正人言虜謀且深
入勅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禦虜又召王越
總制陝西軍務經略哈密是年虜亦貢馬十二年
虜迭入榆林大同寧夏塞亦遣人貢馬十三年火
篩入大同宣府塞京師戒嚴火篩屢寇邊獲財畜
日強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糾諸部入寇 上遣

都督李澄守潮河川張晟居庸關襄城伯鄜紫荆
關侍郎李介經略宣大王宗彝黃花鎮天壽山及
居庸白羊關史琳紫荆倒馬關備虜是秋虜入榆
林塞冬入偏頭關十四年秋大篩入花馬池至固
原大掠自後虜寇關隴輒由花馬池矣十五年秋
虜入大同塞時劉大夏在兵部秦紘總督陝西軍
務十六年虜入榆林塞十七年兀良哈結小王子
寇邊小王子遂稱求貢否且深入謀言虜諸酋期
分道並犯黃裏黃裏者華言京城也 上召見內
閣劉健等議兵事是秋虜入大同塞 上銳意討

虜太監苗達數請出師大夏力言不可乃已是冬虜入花馬池清水營攻陷清水營起楊一清經略陝西正德元年改一清總制軍務一清請復守東勝據河套水草之利會 泰陵崩逆瑾專政一清去不果是年大夏致仕四年冬虜入花馬池殺總制尚書才寬先是小王子太師亦不剌有女許嫁小王子而小王子之弟阿爾禿廝娶爲子婦小王子恨之欲殺阿爾禿廝亦不剌是年二酋奔出河套入西海攻破西寧諸族據其地而居之二酋尋歸小王子未幾亦不剌殺小王子長子阿爾倫台

吉復走入西海八年虜入宣府塞十年朶顏北虜
入馬蘭谷殺叅將陳乾是秋虜深入固原平涼十
一年春虜入榆林塞秋入宣府塞十三年入寧夏
塞大掠秦隴十六年虜入花馬池瓦剌西徙與土
魯番相讐殺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台吉次阿著
次蒲官嗔阿爾倫台吉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
著稱小王子阿著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卜赤死
而不及兒台吉稱小王子或曰不及兒台吉卽也
明或曰卜赤子也阿著二子曰吉囊曰俺答阿不
孩亦不剌部從吉囊火篩部從俺答而小王子種

落又盛

外夷封王如朝鮮安南占城海島諸國來朝貢者
各以其國名封惟琉球封中山山南山北三王今
存中山王北虜封王者四人韃靼阿魯台和寧王
尾刺馬哈木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
王西域二人哈密忠順王阿端安定王西番七人
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闡化王闡教王輔
教王贊善王贊化王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
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方四面皆山氣候多煖少

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有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伴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

山纍纍峰巒秀麗羅列成行峰下白石成堆似玉
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
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
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
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
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
天巧竒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甘肅大抵無北
虜患專鎮防西夷夷種中土魯番最奸狡宣德五
年始遣使來貢正統以後亦嘗來貢成化弘治間
番酋阿力阿黑麻父子擾我西鄙虜我哈密忠順

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諸國各甚多朝
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統弘治正德間土
魯番十三入貢天方正德間四入貢稱王者率一
人或二人三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稱
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此兩來
貢正統以後亦嘗來貢成化弘治間番酋阿力阿
黑麻父子擾我西部虜我哈密忠順王罕慎陝巴
拜牙卽是時專伺哈密至正德遂數犯我其肅語
在哈密傳中嘉靖十一年西域貢稱王者七十五
人貢使至二百九十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人王

內閣張孚敬言西域稱王者多恐彼自封授或部落相稱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年間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內閣言先年亦有稱王至三四十人者併數三國耳乃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至十三王併數則百五六十王前此所未有況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卽有同者地面又異弘治時回勅書國稱一王若循撒馬兒罕往年故事類答王號人與一勅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自後各執賜勅率其部落貢不如期使不如數任意往來勢難阻絕驛傳勞煩宴賜頓數竭

我財力以役遠夷計亦左矣 上從夏言言當是

時土魯番強殘破我嘉峪關外七衛及城郭諸國

地大人衆非復陳驗封誠奉使時矣

和寧王阿魯台 文皇封之卒宣德間子阿卜只

奄率其家屬部落來降授左都督其子後陞錦衣

指揮使 英宗賜姓名和勇以紫荆香爐功擢至

都督同知勇子忠忠子誠襲錦衣使

洪武十五年壬戌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萃夷

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

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潔與編修馬懿赤黑

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
用靡不具載復令元秘史叅考以切其字諧其聲
音既成詔刊布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

情

四夷館分十人所設通事六十人大通事有都督
都指揮等官統諸小通事總理貢夷降夷及歸正
人夷情番字文書譯審奏聞

永樂壬寅

二十一年

上北征五月駐獨石大閱將士英

國公輔安遠侯升寧陽侯懋武安侯亨陽武侯祿
隆平侯信應城伯亨新寧伯忠興安伯亨馳射應
城伯不中罷其領兵隆平侯稱疾不至降辦事

官

永樂七年丑遣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率官兵三萬下西洋凡西洋功次卽非斬首選法不得減革十三年乙未行在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陳誠上使西域記凡十七國

正統十四年巳虜至京城榜購能擒斬也先者賞萬金封國公景泰元年購殺也先者賞銀五萬兩金萬兩封公官太師殺伯顏帖木兒喜寧等賞銀二萬兩金千兩封侯

正統巳年十四孟冬虜犯京城石亨欲盡閉九門以待勤王之兵于肅愍公謙力爭請同亨率兵出

營德勝門外與虜對壘已而虜被我砲擊死者近
萬人大沮退石亨奮欲躡擊肅愍公又力爭縱虜
令北去出戰所以護京師縱虜所以安 上 自王也

恭仁康定景皇帝初封爲郕王正統十四年 已 七

月

裕陵

英宗正統

北征王居守坐闕左門西面見羣

臣八月

裕陵北狩

皇太后詔立其長子

憲宗爲

皇太子郕王監國坐午門攝朝廷臣班劾王振監
國倉卒未有處分廷臣大哭錦衣指揮馬順振黨
也叱且退臺諫王竑等憤粹順捶死且索毛王二
長隨二長隨亦黨振廷中太譁監國起且退兵部

侍郎于謙

肅愍

趨上掖監國止頓首曰請殿下坐監

國復坐問曰爾意云何謙進前密對數語頓首下

監國遂曰百官前振罪當赤族予請 太后行誅

未晚順罪亦應誅今擊死勿論又令左右縛二長

隨至立命將軍瓜擊二長隨死命都御史陳鎰籍

振家玉盤徑尺者十四珊瑚樹高六七尺者十數

金銀十餘庫馬數萬匹誅振姪錦衣指揮山夷其

族移監國入坐奉天門左以謙爲兵部尚書翰林

侍讀彭時

文憲

商輅

文毅

入內閣九月丙子監國以太

太后命卽

皇帝位詔改明年

庚午

爲景泰元年大

赦天下遙尊 裕陵爲 太上皇帝尊皇后錢氏
爲太上皇后虜遣使致書書詞悖慢答書言中國
已立 皇帝天下兵力強盛行當決戰以羅通孫
祥爲副都御史守居庸紫荆關勅翰林侍講徐理
等十五人分鎮要害糾合義旅防護京師是秋虜
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都指揮岳謙至
虜營虜知中國立皇帝十月也先殺馬大宴復尊
上皇爲天子行賀禮曰將奉天子還京也喜寧導
也先給 上皇還京遂入紫荆關孫祥走死京師
戒嚴于謙上禦虜方畧出石亨楊洪於獄中以爲

總兵官以王通爲都督及鴻臚卿楊善守京城孫
鏜衛穎范廣張義張軌雷通分兵守戰監以侍郎
江淵給事中王竑葉盛文莊程信亨洪安遠侯柳溥
統兵出戰盡移郭外人入城令虜所過堅壁清野
固守勿與戰急散官軍通州糧百萬入都城盡焚
都城外積芻十一日也先擁衆至城下謙及亨統
兵出禦虜虜見我師堅不可撼喜寧嗾也先邀謙
及王直胡濙五六大臣出議和索金帛萬萬計衆
皆知虜詐不出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爲禮部侍郎
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卿出見上皇卽辭歸虜

逼京城謙亨出德勝門閉門對壘約戰以 上皇
在虜中未敢輒動已謀知虜移 上皇西我發大
砲擊虜虜死炮下者數千人斬其酋鐵頸元帥亨
及其姪彪又戰彰義門清風店皆捷也先稍却謙
請大出 聖旨榜文潛遺虜營中諭回達奚漢有
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疑虜十六日
也先出居庸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荆楊洪
孫鏜范廣等又擊虜於涿州紫荆固安虜敗去白
是不敢深入論功加謙少保總督軍務尚書如故
亨封武清伯兼太子太師提督京營洪復封昌平

伯彪遊擊將軍以都督郭登都御史任寧守大同
尚書石璞侍郎劉璉都督朱謙守宣府都御史羅
通都督范廣守山西朱鑑守鴈門都御史王翺守
遼東王文陳鑑劉廣衡更出守陝西王通守天壽
山鄒來學爲僉都御史提督京東軍務左都御史
沈固出大同叅謀軍事平江侯陳豫守臨清

劉文安公

定之

陳十事其八言賞罰曰石亨于謙等

將兵禦虜未聞摧陷羗羶迎回鑾輅但迭爲勝負
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自伯爵
陞爲侯爵謙由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

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今宜使
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敵
愾之氣夫旣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旣進而
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
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時羅通亦以爲
言然自德勝之役之後也先再不敢窺我居庸紫
荊者誰之力也

北虜凡求貢必糾諸部落在塞上挾我我邊臣幸
其緩入許奏間入貢轉展二三月虜必深入往歲
鴈門太原之禍皆然總督撫鎮所奏番字文書往

往誇述也先之事中間又多不遜語通事人不敢
譯聞止云內多番字不能盡譯豈四夷館分地專
業而不解番文乎

景泰元年

庚午

七月癸亥禮部右侍郎李實及也先

使臣把禿等至自瓦剌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

直

文瑞

等言實至自虜中言虜欲和且還大駕又引

實至

上皇

正統

所上皇諭虜請和非僞慎勿疑阻

朕需少物作人事汝歸爲朕取來朕得南還卽令

朕守

祖陵或爲庶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實奉衣

物禮幣奉迎 上不聽曰虜謫叵測實歸楊善復

去不必更使卽以迎 上皇意勅也先附其使去
便丙寅懋直等再上言往者脫脫不花阿刺遣人
議和 皇上不吝一介今也先悔禍專使行成竟
不一報適啟戎心後患無已下大臣再議丁卯實
上言臣自瓦刺還時也先與臣約八月五日來迎
上皇臣言需歸朝請旨未敢竊定期約也先言正
使卽未遣須先遣一二人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
我失信遂令諸小酋偕少卿羅綺收還大同宣府
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牧收禾轉餉
虜言可信臣復命日蒙召對詳述虜情近在廷大

臣累疏未允臣將命講和其欲遣人迎復定約期日臣特傳也先口語伏望俯從羣言別遣材智大臣往迎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我猶豫趙趙過期失約復欲遣使或又以命臣臣自揣愆期決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議不成則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矣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日把禿等還諭也先曰把禿等至悉議和之意顧前已遣楊善趙榮齋書幣至可汗及太師專爲迎朕兄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祖宗來待瓦刺甚厚一旦因嫌構

隙連兵太師既能復修舊好朕亦當勉從所請繼
今益宜上順天意下順人心休兵息民以實前言
把禿等回特頒賞給至可領也所言欲送還大駕
實朕至願果出誠心卽令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
永保和好太師其深省之是日懋直等復請再遣
實奉迎 上曰俟善還時御史畢鑿等翰林檢討
邢讓皆疏乞迎駕不聽已巳善至虜營庚午也先
引善見 上皇是日定議也先遂奉餞 上皇

景泰三年

壬申

秋七月御用左少監阮浪侍

英廟

正統

南宮浪下內官王堯者往蘆溝橋抽分浪以南

宮所賞鍍金梁扣繡茄袋鍍金結束刀一把與堯
堯歸飲錦衣指揮盧忠家蹴毬褫衣忠因見其袋
刀非常制遂令妻進酒醉忠解之俄而入皇城白
裏行太監高平以爲南宮欲謀復皇儲令浪遺堯
以袋刀賞忠求外應堯竟以此與浪義子趙縉皆
凌遲沒產浪入詔獄炮烙煨煉苦慘備至卒不承
死獄中天順復辟元年丁丑二月平忠亦凌遲贈浪本監
太監命儒臣撰文立碑官縉子銳錦衣試所撫
成化二年東虜董山糾衆入寇三年武靖伯趙輔
克總兵都督王瑛封忠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軍

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之

董

山降送京師放歸

廣寧

趙李

秉曰山不可宥請誅山九月分左軍

出潭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
鶻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潑猪江
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
至虎城期日會兵進勅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
純魚有沼南怡率兵萬人過其東走我兵擣賊巢
虜遁擒斬俘獲虜指揮若女等千人班師指揮張
額的里率妻子乞降朝廷憐而釋之明年留韓斌
爲副總兵防守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

弘治甲子

年十七

六月虜中走回人云聞虜中欲擄

黃裏黃裏者京城也時北虜小王子求貢朝廷旣

許而不至且聞有異謀又走回人云朵顏頭目阿

爾乞蠻領三百人與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小女

寄養引誘入寇而大同亦尋叛於是 秦陵

孝宗欲

出軍召劉東山面議東山力言京軍不可輕出

上曰 文皇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失利

對曰 文皇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有

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罷敝將官鮮

得其人軍士玩於法制不能殺賊且又因而害人

徒費財物有損無益師遂不出

嘉靖庚子

年十九

辛丑

年二十

北虜吉囊俺答連入太

原直至平陽潞安大同將士不用命山西諸將望
風潰散不肯力戰總兵王陞白爵李秦張達及巡
撫龍大有劉臬相繼下詔獄四總兵論死兩巡撫
戍邊已而四總兵千方營解得脫死立功自贖輒
以功報得復舊物兩巡撫尚未脫士伍

嘉靖庚子

年十九

北虜破大同塞深入山西時兵部

三尚書張瓚掌部事毛伯溫掌都察院事劉天和
提督團營皆不肯帥師禦虜起都御史翟鵬於家

總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等處軍務駐大同境上
鵬質直端勁外若恟幅內有經緯不善附權貴通
賄遺有前輩大臣風節柄臣惡之北虜退摺撫細
故閑住明年虜又至諸大臣益畏懼莫肯出大同
復起鵬提督如故以防禦功歷陞兵部尚書甲辰
二十二年兵部議掣防秋兵太早虜直犯紫荆上大
怒逮鵬詔獄謫戍邊行至河西務借宿民家不納
告之鈔關主事主事撻民家留鵬宿民家告之東
廠以聞遂復逮鵬瘦死錦衣獄先是樊繼祖爲總
督喪師失律且殺良民報功侵費帑金數十萬以

厚賂巧媚得無罪。

陝西修邊正德初楊文襄公

清

建議經理爲逆瑾

所惡被逮去兵部以修墻議是上文貴張豫曹元

三人乞簡一人繼成其役瑾不肖盡取修墻銀鎔

爲大鏹入瑾私室至嘉靖八九年王恭襄公起督

陝西修花馬池一帶邊墻三百里甚堅壯可恃先

是寧夏巡撫徐廷章延綏巡撫余子俊皆有修邊

之功史琳亦嘗請經畧花馬池邊塞而秦襄毅公

爲總制不以爲然止築肆伍小堡弘治甲子

十七年

乙丑

十八年

虜大入花馬池塞殘破陝西以是簡用

文襄竟爲權奸所沮

大同人趙小挨者極狡黠通虜嘉靖己酉

二十八年夏

以守臣差至京覘我虛實庚戌

二十九年

春小挨去虜

中久之回言虜強盛請撫鎮用一妓詐稱總兵女

送虜曾俺答求和撫鎮大怒杖之四十小挨遂走

從虜墩軍數招之答曰直至北京正陽門外始與

爾等再相會是夏大同總兵張達副林椿皆死於

虜總督侍郎郭宗臯巡撫陳燿被逮廷杖謫戍邊

起復尚書翁萬達代宗臯未至兵侍蘇祐出總督

趙錦代燿時薊州巡撫王汝孝憤喜峰口外夷人

猛可等索賞無厭兩出境撲殺諸夷恨我亦數入
塞遂通虜七月大同仇鸞總兵報俺答糾河套吉
囊子狼台吉部落及遼東達子入寇又報虜東行
將犯獨石八月 萬壽聖節前二日巳巳虜自獨
石邊外東行甲戌至大小興州乙亥王巡撫爲口
外陳通事所詐報虜自大小興州往西北去且曰
請寬主憂臣辱之慮坐收安內攘外之功是日虜
遂至古北口外丙子王巡撫又報虜到古北口外
被我軍射退及奪獲馬匹數多必不能入是日申
時虜已入古北口二鼓報至京城戒嚴丁丑黎明

陸錦衣炳分布官校於皇城四門兵書丁汝夔發
勇字四營兵分駐城外威字四營及三大營兵守
城令九門各文武大臣一人監督甘肅巡撫王儀
駐守通州吏部侍郎王邦瑞提督城守軍務僉都
御史商大節提督巡城是日未時保定巡撫楊守
謙統副總兵朱楫叅將祝福兵駐東直門外叅將
馮登兵駐安定門外守備井田兵駐崇文門外戊
寅仇總兵統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兵駐朝陽門
外巳卯虜在白河東岸仇總兵諸軍迤邐移營東
行是日宣府副總兵孫勇遊擊賀慶兵駐德勝門

外 上賜仇總兵平虜大將軍印賞銀千兩蟒衣
一襲陞楊巡撫兵部左侍郎提督內外官軍截殺
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時京城諸惡少凶徒往
往羣聚言內外文武大臣家積金銀數百萬虜卽
近城我等放火搶諸大臣家諸大臣懼言城外有
邊兵可恃宜移京軍入護皇城勿驚闕廷於是邦
瑞請九門各添兵千人巡捕官軍分營東西長安
街大節請九門城上各添兵千人丁尚書請於十
王府慶壽寺各駐一營營三千人於是城外之兵
掣入城者大半是晚宣府總兵趙國忠統叅將趙

臣孫時謙袁正遊擊姚冕山西遊擊羅茶兵駐小榆河遼東叅將楊應竒總兵李琦山西守備劉潭遊擊柴縉兵皆相繼至郊畿是時虜在白河東岍殺掠人畜庚辰至河上辛巳渡河西北行結陣東郊散遣三五騎或十餘騎旁都城殺掠焚廬舍日夜火光不絕直至東直門外馬房執內臣八人去俺答縱歸上番書言求貢及朶顏引路事城外居民被傷千萬成羣奔京城城門閉不肯開萬口號慟聲徹西苑上令開門聽民出入是日虜掠我婦女酣飲大教場中是夜宣府趙總兵等兵在小

榆河與賊前哨對壘仇總兵等亦還兵駐京城東北壬午零賊往來京城後六門外殺掠人畜癸未虜至鞏華城西北益出輕騎近京及西山口殺掠甚慘 上震怒御奉天殿宣諭羣臣是夜逮王儀

叅將劉錦下詔獄甲申逮丁尚書楊侍郎廷訊是日虜住西北郊乙酉逮汝彞希翰革兵侍謝蘭職方郎中王尚學戶書李士翱十三司郎中周魯等職與工書胡松俱戴罪冠帶管事候事寧處治日虜至白羊口丙戌 上怒甚急欲殺丁楊索

司奏當急法司持未肯上 上益怒夜逮刑侍彭

黥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等廷杖五十
降俸五等法司遂上擬丁楊死律是日虜半從橫
嶺口出懷來張家口丁亥丁尚書楊侍郎死於西
市是日張家口虜落川去半自白羊口復回東行
趙總兵夜遣健卒八十人往天壽山四面放銃賊
疑我有伏不敢入紅門己丑仍出古北口去勘奏
者言虜殺我男婦六萬擄去四萬掠雜畜數百萬
焚廬舍萬區通計男婦死且掠者益六十萬當是
時城外京邊軍竟不曾與虜一戰儀士翺閒住蘭
降南太僕卿魯外任松奪俸汝孝希韓尚學謫戍

留鸞總理京營戎政珏代鸞鎮守大同邦瑞以侍郎掌兵部事俄改協管京營戎政史道以兵侍掌部事尋還邦瑞理部事爲尚書而召趙錦代邦瑞明年春邦瑞自陳削職趙錦代邦瑞爲尚書戶侍傳鳳翔代錦松亦自陳致仕歐陽必進代松

京師在北平宣府大同視周漢唐朔方近有言止守居庸鴈門此乃誤國之賊又或言盡撤山西兵專力并守大同亦非良策大寧藩籬鴈門門戶藩籬以禦外侮門戶以固內防二者皆不可缺

沿邊諸鎮惟遼東最易治虜寡亦弱又糜我官賞

交市且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於敖減賜物又
計殺虜酋遂失虜心嘉靖丁未二十六年撫臣胡宗明
因虜屢來侵掠撲殺虜百八十人虜大恨戊申二十
七年春結衆深入遼西殺掠人畜萬計宗明及總兵
戴廉罷任聽勘起李珪代宗明珪未行被劾得留
用珪素有才操履亦慎大獄謫戍後起撫山西遂
不及曩時

廣寧遼陽間中有三岔河皆閒田我戍兵遶而守

之若取而屯牧焉我地益廣邊備益省馬端蕭升文

李康惠承勛二公皆嘗議復此地不果蓋三河匯流

土地沃衍草木茂密又多魚蝦之利三衛夷人牧馬其中若奪其生業兵隙必開且地多沙陀土亦疏惡三河並趨時遭墊沒不若守我封疆之爲愈也

河套古朔方我朝自正統後漸棄東勝於是河套遂爲虜巢然亦時去時來近年吉囊俺答二酋連歲殘破秦晉久駐套中先朝大臣屢有復套之議成化八年遣吏部侍郎葉文莊公盛行視文莊以爲未可輕議特繕障增戍謹備之便九年遂移延綏鎮城於榆林此余肅敏子經畧之功也王恭襄

公瓊又以肅敏爲失策嗣後楊邃菴亦屢議及河

套然亦財力不給不敢力主其事旋議旋罷嘉靖

丙午二十五年侍郎曾銑自山西移爲陝西總督上言

復河套事內批嘉獎然中外皆知兵弱財窘且無

文武將吏恐挑強胡禍不可解然亦顧忌莫敢言

者銑區畫兵食關中騷動人有怨言又請戶部銀

多至四百萬兩人益不喜銑又劾河西總兵咸寧

侯仇鸞鸞被逮會丁未二十六年仲冬澄城山裂而移

者相去四五里有分崩離析之象是冬臘月辛未

京師大風霾今皇帝世廟敬天疑畏以套議問輔

臣分宜

嚴嵩

言貴溪

夏言

左右銑爲此議者臣不得預

臣亦不能止不敢言

上遂大怒逮銑奪貴溪輔

弼官以尚書致仕而咸寧侯

仇鸞

又發

首

銑匿出塞

喪師諸事賄貴溪得解及河套不可復狀

上益

怒貴溪行至丹陽逮繫入京銑事下錦衣訊上又

下法司會官擬銑罪法司言銑犯無正律

上怒

令再議竟論死銑爲御史時計擒遼東叛軍有功

陞大理寺丞又尋陞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山西

被虜數寇殘移銑山西山西二年得無虜患又寇

陝西時陝西總督尚書張珩謫戍銑代之貴溪至

京論死坐交結近侍律也

朶顏在漁陽塞外福餘大寧建州海西在遼陽塞外皆我藩籬食我桑黠懷我好音久矣今皆通迤北爲我邊患恐數年之後北虜見京東塞外水草畜牧之利將并朶顏建州我東塞亦與北虜爲隣如宣府大同矣亟論東虜無引賊入室自受其害如景泰時事諸曾或有悔悟者不然憂未已也

大同古雲中宣府古上谷虜入大同塞必犯紫荆倒馬入宣府塞則犯白羊居庸自獨石邊外順潮河川南下則古北口黃花鎮不能禦矣大同宣府

有重兵古北口黃花鎮兵最弱

沙州漢燉煌郡今爲蒙古衛川邊

川

古塔赤斤卽

漢屯田柳中地今爲罕東地瓜沙赤斤等處番達本皆一種枝大族分因地異名耳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嗤我革蘭台以來駸駸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

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
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
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
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勃寇乎我勝國也盛
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
畧可幾而得矣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
也 成祖西洋之艤不已勞乎鄭和太監之泛海與
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
厯厯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爲我深創也
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

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陪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夷人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於捐墳墓父母妻子鄉

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
政在養民盍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
武衛我干城烏可得哉

曲靖雲南之襟喉也洪武十四年九月朔傅友德
藍玉沐英三將軍率甲士三十萬南征偏師由永
寧趨烏撒大軍由宸沅趨貴州大軍遂克普定進
攻曲靖僞梁司徒達里麻果悉精兵十餘萬屯曲
靖拒我師我師急趨渡白石江遂平曲靖而潁川
傳復城烏撒以通永樂之兵克七星關以通畢節
之道雲南亦破而僞梁王方國珍走死滇池

麻陽之役師老財匱言官論奏竟爾中輟初廣貴

二省撫臣謀議不合起萬治齋鏜

嘉靖二十一年

勘處治

齋不欲用兵力言撫便已有端緒遽召還京已而

賊復出抄掠湖撫姜儀貴撫王學益請合兵進勦

楊叅將赴湖過辰州爲賊所縛姜畏罪上言王兵

失期不至內批切責務期盪平四川巡按袁鳳鳴

遂劾王逮下詔獄以李義壯代王用兵數月日費

千金官軍頓挫人畜殘破遂罷兵姜降三級外任

蓋勦旣無功撫又失策矣自古南蠻與北狄不同

四夷經見者自三苗始于羽兩階今可鑒也本朝

累有征蠻之役未有得全勝者蓋寧河武順王時
然矣

西南夷自國初爲梗洪武己巳

二十二年

征南將軍傅

友德帥二十四將軍分駐湖廣四川練兵防西南
夷友德尋召還時中原既定而西夷屢叛用兵無
虛歲

嘉靖丁亥

六年

田州之役寔姚東泉之功也是年六

月三日進兵兩廣漢達馬步官軍土兵打手殺手
共十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員名分爲五哨凡攻破
巢砦九十五處賊猛殞首歸順子邦彥竄死齊村

馮爵死富州岑約死逕村韋好陸綬諸惡目俱被

擒斬惟盧蘇王受未授首比東泉歸陽明

王守仁

以

撫處爲策蘇受來降矣陽明又以八寨之討被

旨詰責贈謚卹典停罷并平宸濠

寧庶人

之功皆不

錄新建之封終其身耳東泉錦衣之廕亦罷是時

前勦後撫皆謂無功難乎任事矣

嘉靖壬寅起故右都御史萬鏜

治齋

爲副都御史勘

處湖貴蜡爾山夷情明年萬疏有曰此夷先是宣

德七年用兵十二萬攻圍九箇月勦賊過半正德

七年用兵五萬攻圍四箇月勦少撫多今初擬用

兵六萬期以半年臣博訪各賊巢穴如蜡爾等山
接連三省當其險絕之處晦冥之時一夫拒守百
夫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虞不若減
兵以存糧而圖持久之効乃減兵三萬大抵以勤
之威行撫之恩今雖平定但地方大壞極敝苗夷
易動難安目前雖已寧帖而後患所當預防遂條
上方畧專意防守不事征進後至丁未遂大用兵
兩省騷動迄無成功萬又嘗有書與中朝人士其
畧曰苗賊巢穴如蜡爾雷公等山峒接連湖貴四
川周廻千數百里猩狔所居人跡罕至其懸崖鳥

道莫可躋攀狹路羊腸不容並足且竹箐叢生彌望無際幽巘曲澗在在皆然鱗次櫛比殆無空隙人非側肩僂背莫能入也賊從內而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而視內則闇雖有長技莫施審據軍前漢土官員曾經兩廣滇蜀等處征進者皆云山峒之險峻各省亦有之至於竹箐之深阻則所未嘗見也其地利之難如此苗巢所居率皆險僻幽翳天晴之日亦將午而後開朗未晡而已晦暝但遇稍陰卽霏霧迷濛尋丈莫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蓋山嵐瘴濕氣候鬱蒸之所致也其天

時之難如此先年土官守法易以駕馭苗夷椎魯
易於牢籠自正德以來邊方多故土官征調皆顧
倩此苗以爲前鋒用能克敵稱強及至近年土官
構讐各厚餌此苗以助攻殺因而啟釁生亂由是
土人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其技倆亦爲賊
所窺破無復畏憚今用土兵不免前弊欲擯而不
用彼以切近之地素稔之情不但引誘窩藏在所
必有甚或借兵齎糧豈能盡防況湖貴官軍皆不
足用湖廣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調之兵
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州舍酉陽平茶之兵愈

少而愈難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理成功
難必而其沿途擾害尤不可言決難輕調其事勢
之難如此苗賊常言朝廷有千萬軍馬我有千萬
山峒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有三緊三慢
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劫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
漫潛藏又云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糧多蓋以
軍雖多而山箐深險力未易施糧若多而圍困久
長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路梗澁糧運甚難料不
能多故爲此言其狡夷叵測之難如此歷觀史牒
所云大率皆然故昔人云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

於南夷者誠有以也前此兩省官司非不知地方之害亦非無滅賊之心然而莫肯以勦賊爲已任者蓋亦畏其難耳況遠得於傳聞者恒失其實旁觀於閒暇者每易其言不以爲邀功生事則以爲勞師費財人亦何苦冒地方之利害而招已身之艱危乎積習有年稔亂斯極其獨力任事之難如此

東南海寇日甚一日丙午

嘉靖二十五年

秋遂至浙西吾

邑亦被其害此事皆緣勢要之家通番獲大利以貽國家東南之憂 國初設官市舶正以通華夷

之情遷有無之貨如西邊茶市北邊馬市亦然觀其官以市舶爲名意可知矣 聖祖特起信國公和湯於衰暮之年令其築城海上自山東至浙專防倭寇而乃有市舶許海夷進貢豈無深意今徒禁絕番夷入貢遂使勢豪得侔其利禁愈嚴則勢豪之利愈重而殘殺之害愈酷矣要之勢豪之家亦必有殞身滅族之禍蓋緣其始欺官府而結海賊後復欺海賊而併其奇貨價金百不償一積怨旣深一旦致毒禍不遠矣

近日東南倭寇類多中國之人間有膂力膽氣謀

畧可用者往往爲賊躡路踏白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實以故數年之內地方被其殘破至今未得殄滅緣此輩皆麤豪勇悍之徒本無致身之階又乏資身之策苟無恒心豈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至鴟張是以忍棄故鄉幡從異類倭奴籍華人爲耳目華人籍倭奴爲爪牙彼此依附出没海島倏忽千里莫可蹤跡況華夷之貨往來相易其有無之間貴賤頓異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贏居者倚門而獲牙僧之利今欲一切斷絕竟致百計交通利孔旣塞亂源遂開驅扇

誘引徒衆日增若不包荒含垢早爲區處恐數年之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遽難撲滅矣洪武年間倭奴數寇東南防海州縣其時浙江一省旣遣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又遣都督商暲楊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將尤且遲之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招撫沿海漁丁島人鹽徒蠻戶籍爲水軍至數萬人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宣諭倭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

得安靜則凡可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爲議處也

洪武初設太倉黃渡市舶司至今稱爲六國馬頭
尋以海夷黠勿令近京師遂罷之已復設於寧波
泉州廣州七年九月又罷後乃復設提舉一人副
提舉二人屬吏目一人驛丞一人三提舉司皆然

定變

宣德三年

戊申

五月蔡福朱廣薛聚于瓚魯貴李忠

伏誅福都督廣聚瓚皆都指揮貴指揮忠千戶福
等在交趾守又安被賊圍福不戰率廣等降賊且
教賊造攻具攻東關我兵九千餘人憤欲焚賊營

福等又令百戶牟英告賊賊殺盡九千餘人遂攻
昌江等城福又歷說各城人降嘗至清化馳馬城
下大呼曰守城者可見幾全首領不然肝腦塗地
爲和州羅通等大罵而去至是則送福等歸京師
悉棄市籍其家

正統末雲南木麓川賊曾叛遣兵數十萬討之東
南騷動于時浙江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
養相扇而起各擁衆數十萬僭號攻城殺掠吏民
湖貴苗獠兩廣猺獞亦叛分遣文武大臣爲鎮守
總督提督叅贊協贊軍務巡撫巡視總兵副總兵

叅將分守協守守禦每省多至數十人少亦不下
十數人所在聚兵各數十萬浙江侍郎孫原貞副
都御史軒輓福建尚書金濂侍郎薛希璉兩廣侍
郎揭稽李棠都御史楊信民貴州侍郎侯璉寺丞
某湖廣都御史王來李實四川都御史李匡侍郎
羅綺

滿四固原土胡也驍健好殺時出劫行人掠牛馬
聚惡少食飲叅將劉清指揮馬傑稍法繩之四賂
掠資卽解卽數日又復中他事收捕捕至輒得賄
賄已又捕四大恨曰必殺此二人者成化四年四

月遂反不數月有衆二萬廷議請勅鎮守問激變

故勅未至清進與賊戰大敗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

巡撫陳价都指揮費良皆敗或死兵部請合陝西

延綏寧夏三鎮兵進勦賊益肆行劫攻城殺掠吏

民羽書交至以都督劉玉爲總兵副都御史項忠

提督軍務會巡撫馬文升討賊忠未至陝陝西寧

夏兵先至不俟延綏兵輒進大敗四盡奪兩鎮軍

器聞大兵且至退保石城山忠等分兵七屯合圍

之戒勿戰困賊伏羗伯毛忠違命先登敗死賊益

張言且攻西安兵部尚書程信請改命撫寧侯永

總京邊軍四萬往討大設賞格擒四者賞金五百兩銀倍之官世指揮使四人共亦如之十一月忠圍賊益急度必破賊又聞別命將不敢輒止奏言宜令新總兵星馳赴援儻不日破賊別奏止兵

上手忠奏付太監懷恩等召兵部議內閣信曰兵行不可緩彭時商輅曰賊不能出入山自保我兵困之甚固觀忠疏賊不足憂也信曰不然忠且退至平涼未可知敢必其能困賊耶尚書白圭侍郎李震相視不言時曰然則度京軍當何時抵固原信曰明春二三月時曰勝負決今冬奈何至明年

觀忠奏賊憊矣止京軍便太監曰然然則邊軍去
一時曰亦不去便輅曰留京軍而遣邊軍便信大
不平謂人曰忠敗陝西動搖內閣不得辭其責內
閣又輒言忠足辦滅賊觀其疏歲終賊平矣是月
丁丑忠計擒四四心腹楊虎狸遠
汲被擒擇使內應十二月捷音至
明年正月檻送四等三百人至京師太監問四反
故曰無奈清傑侵剝我也四等凌遲亦斬清傑

劉千斤者荆襄大盜景泰天順間河南北襄南湖
北流民聚鄖房山中者數十萬四出行劫急或拒
相毆脫官府捕之輒匿未敢公然格鬪成化元年

流劫鄧州李家李家豪有力盡聞諸上官云不捕
且入奏官府集兵圍捕急遂糾衆反稱大王將軍
國老軍師先鋒推千斤爲主劉長子苗龍虎副之
石和尚爲謀主勢甚猖獗攻掠河南南陽鄖陽西
至漢沔東及蘄黃尚書白圭撫寧伯朱永督諸軍
進討至漳南湖廣總兵李震以上兵來會議進兵
方畧千斤等懼遂擁衆出戰屬永病圭督震分兵
截勦破賊賊退保巢寨我兵乘勝進攻破之擒千
斤龍虎等和尚長子脫走益深入萬山中永病起
帥諸兵入山搜捕襄陽文總旗者隸都督喜信指

揮張英下頗驍健遇長子相搏不勝長子欲殺文
總旗總旗曰榜急石和尚汝無主名汝能縛和尚
獻軍門陞賞有榜例遂與俱見英英撫勞長子遣
去果誘獲和尚諸將忌英功大譁英匿賊賊英俱
不敢爭長子和尚竟以俘獻并千斤等伏誅未幾
千斤餘黨李胡子反野王剛小王洪亦反都御史
項忠討平之成化 年設湖廣行都司於鄖陽都
御史一人撫治寇盜稍息

嘉靖甲申

三年

大同伍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叅將

賈鑑時總兵江桓坐視不能討賊朝廷罷桓以桂

勇代之令桂疾驅入大同誅首惡撫脅從且遣都督魯綱總兵侍郎胡錠提督軍務率兵屯陽和堡候勇誅首惡撫定卽班師勇已誅郭巴子等首惡十七人錠綱以爲功非已有起營而西大同軍復閉門及罵勇倒鬼誑我縛勇欲殺之勇不屈言汝等再殺我闔城無噍類矣乃釋勇盡殺勇家丁代王微服走宣府錠等又妄言功奏捷中朝皆知之不得已召還京是時內閣費宏不欲再用兵幸無事余及甌寧李默各上疏乞討賊李疏報聞余疏乙酉正月十七日進留中薊州總兵馬永亦請自

率兵討賊不聽以故大同叛軍至今爲邊鎮大禍

